

谭献著

复堂日记

人言李攀龙诗，气断续而神脉离；
断续不尽然，脉离之失似皆不免。

元美博览群书，
而驱遣未必尽当，
所谓英雄欺人。

七古数卷气盛材雄，诚大手笔。
憾其树义多浮，无当诗教。



近世学人口记 / 杜泽逊 范旭仑 主编

复
堂
日
记

谭献著 / 范旭仑 牟晓朋 整理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堂日记/谭献著;范旭仑整理. 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0.7
(近世学人日记丛书/杜泽逊主编)

ISBN 7-5434-3810-0

I 复… II. ①谭… ②范… III. 谭献(1830~1901)-日记 IV.
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2323 号

书 名	复堂日记
整 理 者	范旭仑 牟小鹏
责任编辑	王鸿雁
封面设计	李 欣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印 刷	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7
字 数	318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34-3810-0/K·96
定 价	25.5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钱鍾书序

简策之文，莫或先乎日记，左右史记言动尚已。及学者为之，见彼不舍，安此日富。《黄氏日钞》而下，亭林一《录》最为玄著。然参伍稽决，乃真积力充之所得；控名责实，札记为宜。未有详燕处道俗之私，兼提要钩玄之著，本子夏日知之谊，比古史起居之注，如晚近世所谓日记者也。盖匪特独坐之娱，抑亦雅俗之所共适矣。睹记所及，湘乡曾文正、常熟翁文恭、会稽李莼客侍御、湘潭王壬秋检讨皆累累挟数十巨册，多矣哉，前古之所未有。而仁和谭复堂大令独能尽雅；人虽曰多乎，固可以少胜之。曾公事业文章鲸铿春丽，即酬酢应答之微想精神，亦足以荫映数人。顾其书连篇累牍、语简不详，知人论世，未克众愉。是以湘潭王翁欲学裴松之以《注》辅《志》，而叹文字纪录之不备。至笔札恹恹无华，尤疑若与公生平学问不称。古史尚质，此盖其遗意欤？翁相才德逊乎曾公，以言所遭，又为未逮，愠于群小，蹙蹙靡

骋。然久管枢要，为帝王师，四十年间内廷之供奉、官壶之禁约、亲贵之庸、人才之滥，旨婉词隐，时复一见。至如臣力已穷，徵女君之为衰世，居心叵测，谏长素之非纯臣，胥足广益陋闻，间执谗口。又若同治、光绪再行婚礼，慈安、毅宗迭告大丧，事异寻常，有关国典，而皆躬与其役；琐屑举书，补会典所未备，拾国史之阙遗。综一代典，成一家言，艺事鉴赏抑为末已。第此皆达官贵人宾退随笔，未若王、李之作能使穷士自娱其老云。王翁楚艳之侈，能以文字缘饰经术，收朋勤海，化及湘、蜀。乃所作支晦无俚，虽运而无所积，与世为趣，不同曾文正、李爱伯之刺促鲜欢；而多记博塞奸进之事，学人之望，固勿如越缦之足以厚厌矣。李生小心精洁，匪惟摭华，颇寻厥根，自负能为本末兼该之学；观其故实纷罗、文词耀艳，洵近世之华士闻人也。其书行世者既至五十一册，阅而弗睹者尚有二十一册之众；多文为富，日记之作自来无此大观焉。顾犹时时徵逐酒色、奔走公卿，如周昉叔所记为心杂者（见《鸥堂日记》），至以自累其书，未若谭先生尽刊以去之。而情思婵媛，首尾自贯，又异乎札记之伦。少以胜多，盖勿徒然。若夫心饮九流，口漱千卷，益之以博，附之以文，庶相齐肩，殆难鼎足。两君同产越中，岂地气邪？顾即同籀异，又有数端（凡所云云均限《日记》）。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，嬗崇郑、许，诃禁西京之学，以为不过供一二心思才知之士自便空疏（见《日记》）。谭则以越人而颠倒是常州庄氏之门，谓可遥承贾、董，作《师儒表》引

冠绝学(见《日记》)。鄙陶子珍之流为经生孱守,欲以微言大义相讽谕(此谭致李书云云,见李《日记》)。此学问径途之大异者一也。谭既宗仰今文,而又信六经皆史之说,自有牴牾,拳拳奉《文史通义》以为能洞究六艺之原(见《日记》)。李则以章氏乡后生,而好言证史之学,鄙夷实斋,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(见《日记》)。此学问径途之大异者二也。李书矜心好诋,妄人俗学,横被先贤(参观《日记》)。谭书多褒少贬,微词申旨,未尝逸口(参观《日记》)。虽或见理有殊,而此亦德宇广狭之大异者焉。至于文字虽同归雅令,而李则祈向齐梁,虑周藻密,谭则志尚魏晋,辞隐情繁。亦貌同心异之一端也。谭《记》久已传世。夷吾丈人者为谭先生姻家子,手录其余,列之《丛刊》,以为前记之续。索书而观,苦其易竟;又以先生绝笔于斯,未如前记之修饰尽雅。然而性情所至,往往妙不自寻,盖于是先生亦老矣。哀乐迫于暮年,死丧萃于骨肉,访旧半鬼,臣质多沦。经师如南海、余杭,才见头角,词客如樊山、硕甫,方当盛年;视昔日固无复戴子高、庄中白其人,视今日则康、易诸贤一时俱逝,章、樊而下仅有存者。则《续记》之行,不特视越缦二十一册之尚闷人间为能释先生遗憾于九原而已。阅人成世之感,要当与天下之士共之。惟丈人高文绮如,耻为小儒。周瑜、荀彧虽曰未能(复堂先生诗有“周瑜、荀彧是何人”及“周瑜、荀彧成虚话”之语;丈人三十一时亦云“我与复堂同淹落,周瑜、荀彧笑输伊”云),谭、李之业固自不让。名山有书,当成以渐,而又身兼张文襄所谓刻书五百年不朽之业,于

是乎为不廉矣。承属题词，蹇产之思，赴笔来会，不能自休。生本南人，或尚存牖中窥日之风。丈人哂之邪，抑许之邪？无锡钱鍾书。

钱基博序

仁和谭献《复堂日记》，旧刻八卷，入《半厂丛书》。而薇生姊氏适谭，因搜家藏，得所未刊。汰芜存英，为辑《补录》二卷、《续录》一卷。《补录》者，让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以前之所刊余也，《续录》者，辛卯以后之所嗣笔也。始事在民国五岁，写定于今岁之春。孜兀十年，菁华已竭，而薇生疾以革矣。尝索为序其端，以最复堂学术文章之凡，卒卒未暇以报也。寻而薇生长逝，化为异物。音徽未沫，其人已亡，以此思哀，哀可知已。宿诺久不偿，人将谓我死友也。故叙其梗概，追酬其旨。以吾观于复堂，就学术论，经义治事，薪向在西京，扬常州庄氏（庄存与、述祖、绶甲祖孙父子）之学；类族辨物，究心于流别，承会稽章氏（学诚）之绪。惟《通义》徵信，多取《周官》古文，而谭氏宗尚，独在《公羊》今学；蹊术攸同，意趣各寄。近人钱唐张尔田孟蘧著为《史微》一书，以《公羊》家言而宏宣章义，实与谭氏气脉相通。谭氏论文章以有用为体、有余为诣、有我为归，不尚桐城方、

姚之论，而主张胡承诺、章学诚之书，辅以容甫（汪中）、定厂（龚自珍），于绮丽丰缛之中，存简质清刚之制，取华落实，弗落唐以后窠臼，而先以不分骈散为粗迹、为回澜。五十年来遂成风气，而余杭章炳麟太炎应运起以有大名。故其论文以淡雅为宗，皈依晋宋，章炳麟文之所自出也。论诗以比兴为体，不喜黄（山谷）、陈（后山），王闿运论之所略同也。至于诵说《公羊》，大言经世，则同闿运而不同炳麟。惟闿运以《公羊》言礼制，近接凌晓楼（曙）之波，而谭氏以《春秋》衍阴阳，远承董仲舒之学。斯则学术文章之大较，可徵见于《日记》者也。若使墨翟之言有徵、宣室之谈无爽，巫阳可招，魂兮来归，莫逆一笑，期于梦寐遇之。时在中华人民造国之十又九年十月十六日，是则吾薇生既逝之七十有五也。无锡钱基博。

马廐良序

古人札记之书，多不时次。《宜州家乘》按日摭辞，供八法，范信中录刻为尾附计。《吴船录》编甲子纪游，虽旁及继业行程，特因兜罗绵颂佛迹。下逮明季，说部时日记者，大率举一事，与沈存中、王厚斋诸书别径也。国朝札记之书鳞比，亭林、竹汀为上首，亦率以类次。盖汇萃学力，排鼓心气，成一书以自建立，非漫焉涉笔而已也。仁和谭仲修先生撰《复堂类集》如千种，一种六卷曰《日记》，则札记之书也。无子目，先后略以时次，谈艺六七，山水、交游间二三。《日记》者，盖积日成卷名之也。《复堂类集》罅补传注，有说经之文；抉剔子史，阐释词章，有序记、论著之文；明言不得，比兴出之者，又有诗若词有韵之文。《日记》所及，不过论议记载之格于体例，与夫奇词剩义收之不尽、弃之可惜者，随时铨别为一种。毗卢遮那足下一光，下照阿鼻，非师子频申，三昧全力也。然其渟著之渊深，取材之宏富，浑浑灏灏，莫测涯涘。盖札记之体，并包目录之用。黄车

九百，羈說于議官，學問穎脫，有自然如此者也。至其旨趣超曠，詞華簡贍，刻而不露，淡而益腴，則才聲識振，又如山水清音，不煩絲竹已。以之躡迹沈、王，隨肩顧、錢，雖專精稍遜，而兼綜過之。讀復堂書者，即此漫焉涉筆之一种，已可推見全体矣。客歲開冬，先生郵示《日記》，并屬為序。余惟先生前序拙詩，如大鑑禪師明鏡菩提之偈，別具傳燈只眼，余序先生書，故亦不得率爾。然積時兼旬，卒業三復，終未得弦外之响。茲姑就所見言之，詹詹寡要，或得如信中、繼業附名黃、范以不朽，抑亦幸已。會稽馬賡良。

目 录

钱鍾书序	1
钱基博序	5
马康良序	7
卷 一	1
卷 二	33
卷 三	56
卷 四	78
卷 五	106
卷 六	128
卷 七	153
卷 八	181
补录卷一	206
补录卷二	264
续 录	348
钱基博跋记	414
整理后记	418
索引	422
人名	422
书名	496

卷 一

同治二年五月以前《日记》沦失，不可记忆。今自癸亥五月始，删节十之二。大都循诵载籍，谭艺之言为多，余事略附，不能詮次首尾矣。

阅宋于庭先生《过庭录》。宋氏之学承阳湖庄氏，经文大谊不为繁苛，未必尽守家法，而精诣独造。庄氏之《尚书》（葆琛先生），先生之《论语》，殆可悬之国门。

阅《南雷文定》。梨洲老人深明文事，固不屑为斧藻之言也。

阅全绍衣《鲇埼亭集外编》，至《王笃庵墓志》，慨乎有怀。

阅宋鉴《尚书考辨》。平实可传，足并《撰异》。

书肆得陈硕父徵君手校《管子》，盖就黄尧圃藏北宋本点勘。子高方治《管子》，以贻之。

《广阳杂记》五卷，顺天刘廷献继庄撰。继庄振奇士，全绍衣曾作传。《杂记》似随日偶录，有纪游者，有考证琐事者，有述友人论议者，有载轶事旧闻者，用意

甚深。其人兼通医算、声韵、治宪之学。子高云世无传本，方谋刻之。予尤喜其说理论事有独见。至于蓄思隐轸，而回曲其词，易代久而犹有鲁连、田横之想，岂不异哉！

阅《读史兵略》，至唐河北之事，深叹李绹、杜牧之贤。

阅子高《管子正误》稿本。荦荦大者，犁然有当于心。

访长乐谢章铤枚如。此君于经籍、金石之学均有本末，闽中学人可以称首。

阅王源昆绳《居业堂集》。王氏北方之学者，深于兵家，凿凿可见诸施行。有志于史，则未尽义法。刘继庄与王氏至契，所学皆务远大，而文事则王为浑厚矣。源之学师颜习斋。颜为遗老巨儒，洞见道体，推究人事，门径略似苏门孙先生。颜门之王足以当孙门之汤矣。源见颜氏时所学已就，得师说益纯。观《与方侍郎书》，知其得力所在。兵学殆有天授，论章邯、论苻坚皆确不可易，论谢安稍刻耳。予未得见颜氏书，子高则笃信之也。

阅《明遗民诗》，为卓尔堪子任撰。去取殊有意旨，中有不易见者。

阅《东国史略》。金庾信之将略，中国不易觐也。忠宣父子之乱，而国人终以不改土风，抗蒙古、女真之强，箕子之泽远矣。辛旽之变，诚意计所不及，事机之生，如此其众。此书大事多阙略，安得《高丽史》并校之？

阅庄方耕先生《尚书既见》。虽未决去《伪古文》，而文事深醇古厚，直接荀、董。犹子葆琛先生无此渊懿也。国朝诸儒如惠氏一家、王氏一家、庄氏一家，皆第一流。

陈氏（恭甫先生之后人）藏书有《汉学商兑》，桐城方东树撰。与汉学诸君子相难，若东原、茂堂、渊如、郑堂，诚未足以厌众志。予阅是书，益以叹古学之难复，而君子立言，亦无与来者以口实也。

仍阅方耕先生《尚书说》。似是未竟之绪，亦由依违《伪古文》，究有其不可通者在。然龚礼部为《庄侍郎墓表》，言先生有不得已之苦心，故其言《舜典》一则，归“慎徽五典”以下于《尧典》，而举《孟子》所引诸文为《舜典》。则所以示来学、表古谊者在此不在彼，是在后人心知其意耳。

阅庄先生《春秋正词》。此绝业也。兼采程伊川、胡康侯，或者《尚书既见》之意乎？博大深至，条举件系，卓乎属辞比事之教。

剪灯点次独孤至之《毗陵集》。渊静有法度，故当浅于李华、整于权德舆也。如《啸台颂》、《仙掌铭》，无愧作者矣。

饭于山僧舍香坛，观辛酉岁与徐伯澂诸君题名。俯仰今昔，慨然久之。

庄述祖先生《尚书记》，《遗书》未刻，宋于庭刻之《浮溪精舍丛书》中。校定《汤征》、《商誓》、《武成》，足为定本，可垂国胄。《度邑》、《祭公》、《芮良夫》诸篇，于《周志》（《左氏春秋》称《周志》）可云精审，以附《逸书》，

未足以厌后世之志。

阅《史梅叔诗》，十二卷。刻意学杜，笔意深至，音节亦合。惜乎蹊径存焉，当在王梅生下。选卅余篇，暇当录存。

阅《过庭录》五卷。宋氏说《书》推庄先生遗绪，为逸十六篇本不足信之说，未尝不持之有故，究未可为定论。《舜典》附入《尧典》，则《伪古文》判为二篇未为巨谬。《益稷》与《大禹》、《皋陶谟》同序即同篇，称名淆混，非《吕刑》、《甫刑》之比也。且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同序异篇，《书》序之例如此，不容无说者即同篇。阅刘申受《书序述闻》。说《尚书》精深，源于宗伯公。吾故谓庄氏家学精于惠、大于王矣。

宋先生欲为《老子章义》，未成，存十余则于《过庭录》。皆推究《归藏》之旨，深美闳约，可云绝业。窃有意为续成之。末卷载裴晋公《与皇甫持正书》，论唐中叶以前文，足为定论。于昌黎独致贬词，则退之在当日早有违言。宋先生录此篇具有微意。

阅刘申受《夏时等列》。于庄氏学小有同异。

子高前日有一书与予，争东原为本朝儒者第一。予不答。此事非一人私言，予故品东原为第二流之高者。

付写人抄龚定庵文。龚文《初集》刻本予得之子高，写本数十篇得之林芑溪及《经世文编》，将合成一集，《初集》中有目无文者补之。此外子高欲名之《余集》，予以原目别有《余集》名，未知为何篇，不若定为《外集》，著吾辈所搜辑云尔。何时见孝拱，尽得先生遗

文，勒成全集，以贻后人。先生于经术非必名家，文事则前无唐宋。《农宗》、《著议》、《五经大义终始》诸篇，匡、刘之流辈也。

夜读董相《贤良策对》。少时诵之颇扞格，不似贾生《陈政事疏》之当于予心，则矜气为之。今日读数十过，乃如晤语，如吾所欲言未尝言者。足为董子书提要。世有学董子之学者，必自此三篇始。

数月来杂治群经，时读诸老说经之文，笔端胸次若有滞窒，不知为进为退。

欲撰《复堂绎闻录》，始事于今月之朔。盖杂识经疑，或于微言大义有所窥，则记之。读近儒书有所辨证，亦记之。

阅《明诗录》。予自序似推空同出杜上，兴到语耳。

偶阅齐梁人诗在予《诗录》外者，亦必义密语坚，多可触类。诗至此，已足尽变化之用矣。

阅无锡丁绍仪杏舫《国朝词综补》稿本。扬王昶侍郎之波。集中辈行错落，闻见浅陋。予所见近人词多丁所未见。《词综续编》，嘉善黄霁青已成数十卷，海盐黄韵珊继之，有成书矣。

阅《佚存丛书》。惟隋萧吉《五行大义》足可宝贵，余皆无用。

阅钱献之《说文校注》。讹字甚夥，篆体颇工。予别有著论。

阅吴凌云《客槎经学说小学说广韵说》。子高借之晁星门大令。

阅《杨升庵集》。升庵文体未粹，然不染七子刻画